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

→名著必读

童年

[俄] 马·高尔基 著
高惠群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
名著必读

I512.45

41

童年

[俄] 马·高尔基 著
高惠群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9.9

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俄)高尔基著;高惠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名著必读)

ISBN 7-5327-2585-5

I. 童... II. ①高...②高...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08 号

童 年

[俄]马·高尔基 著

高惠群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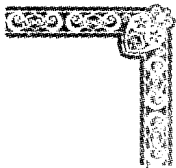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77,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5,100 册

ISBN7-5327-2585-5/I·1504

定价:9.00 元



前 言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本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佩什科夫,一八九二年以处女作小说《马卡尔·楚德拉》登上俄国文坛,此后一生中创作了大量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短、中、长篇小说,诗歌,剧本,其中人们比较熟知的有:闪耀革命理想光芒的《海燕之歌》、《鹰之歌》,同情被压迫者不幸遭遇的《切尔卡什》、《奥尔洛夫夫妇》,鞭挞小市民陋习的《小市民》、《奥库罗夫镇》,具有深刻政治和哲理内涵的《底层》,充满深情历史反思的自传体三部曲,首创工人革命英雄完整形象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之作《母亲》,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在俄国历史命运的《福玛·高尔杰耶夫》、《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以及作为毕生创作总结的史诗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此外,高尔基还写下了许多特写、史记、游记、书札和回忆录。他的作品涉及俄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各种领域和层面,具有时代的和历史的涵盖性、深刻性,艺术风格和手法的多样性,对苏俄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他在文学中的开创性贡献,他博得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的世界声誉。

高尔基是一位完全靠自学成材的作家,幼年时只上过两年小学,他是从苦难生活的底层奋争、在社会“大学”里求知、经过时代风雨无数次磨砺而成长起来最终登上了世界文化顶峰的。高尔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真实生动地记述在他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童年》写阿廖沙三至十一岁在外祖父家的生活;《在人间》回忆阿廖沙十一岁离家至十六岁在外谋生的坎坷;《我的大学》介绍阿廖沙十



六至二十岁在喀山社会“大学”里痛苦的思想探索。三部曲是高尔基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二年十年间完成的一部优秀代表作，它向读者艺术地展示了主人公在黑暗社会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以及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风貌。

《童年》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三年。其中记述阿廖沙三岁时父亲死于霍乱，母亲带他随外婆回到娘家，外公卡希林是个自私、贪婪而专横的小业主，残酷剥削雇工，兼放高利贷，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断了他的发财梦，小说结束时他已破产潦倒，母亲改嫁后也贫病而死，十一岁的阿廖沙被外公逐出家门，到“人间”去自谋生路。

《童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可怕的小市民王国。这个卡希林王国“不喜欢好人”，这里人与人之间“弥漫着剧烈的敌意”，这里司空见惯的是暴力、欺诈、损人利己、幸灾乐祸和骨肉相残，这里榨干了工人格里戈里和小茨冈人的血汗，这里容不得一丁点儿科学知识的火花。在这个黑暗王国里，只有外婆阿库林娜是阿廖沙见到的一线光明。外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她爱憎分明，在危难时刻又非常果敢，对生活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她和外公是完全不同的人，代表着截然对立的两种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在小阿廖沙的眼里，外公和外婆信仰的不是一个上帝。外公做祈祷时，恳求上帝对他造下的罪孽“背过脸去”，甚至要上帝帮忙卖掉屋子，“哪怕只赚五百卢布也好”。他常用上帝的惩罚吓唬阿廖沙。外婆的上帝则是慈祥可亲的，是“一切生灵的可爱朋友”；她祈求上帝为人们消除苦难，带来欢乐。处在正反两种人格教育下的阿廖沙，早早就有了判别是非的能力，他喜欢“外婆的上帝”。这种尽管只是直觉的判别力，对一个过早走上人生征途的孩子是很重要的。

外婆给阿廖沙讲了许多惩恶扬善的民间故事和美丽的童话，讲她自己的和阿廖沙生父的苦难身世，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善良和正义的种子。她的爱心和贫贱不移的可贵品格滋养着和激励着阿廖沙，使他在苦闷无聊的小市民生活中没有消沉，反而增强了对恶劣环境的耐力和抗力，培养了对美好事物敏锐而细腻的感觉。他的个性逐渐丰满起来。他敢于反抗毒打他的外公，斥骂丧心病狂的舅舅，



拿起小刀保护母亲免受继父的虐待；另一方面，他又能奋不顾身抢救落井的邻家小少爷，和穷孩子结伙捡破烂帮助家庭生计；他还爱在雪地上观察小鸟的生活；用勤劳的双手在花园里营造自己的一角……阿廖沙的童年虽然有许多不幸，从另一意义上说，却也是一段充满了身心感受的丰富人生。“见到外婆之前，我像是躲在黑暗中睡眠，她来了，把我唤醒，引向光明……是她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内心，使我面对困苦人生充满了坚强的力量。”高尔基最初发表《童年》时，一度想把书名改为《外婆》^①，可见外婆对他人生的起点有过多么重大的影响。

除了外婆，阿廖沙还受到和外婆一样善良的小茨冈人、格里戈里师父的爱护和教育，可以说，阿廖沙个性的基因是从劳动人民的丰厚土壤中获得的。

《童年》中的阿廖沙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从整个三部曲看，阿廖沙的命运反映出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一代劳动者追求真理的艰辛和他们曲折的心路历程。《童年》的典型意义还在于，作者揭露小市民生活的空虚丑恶，是为了呼唤正义和爱，呼唤新生活，呼唤人的良知和对人的信心，因而这部作品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人性的感召力和美。在二十世纪的作家中，没有人能比高尔基更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俄国小市民的生活和心理，这与他童年时代体验和观察的积累有很大关系。他说，只有彻底了解俄国生活中“令人沉痛的恶行”，才能把它从人的心灵中铲除干净，虽然它“把许多美好的心灵都压抑至死，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然健康、年轻，足以战胜也一定能够战胜这些恶行”。

《童年》是高尔基怀着深情的回忆写成的。他用儿童的眼和心来观察世界，使作品具有纯真朴实的艺术魅力。在这种审美观察下，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也得到了深刻的开掘和极细腻的展现。书中的许多细节和心理描写，例如：阿廖沙念念不忘父亲下葬时被活埋在墓穴的小蛤蟆；小茨冈人惨死流出的鲜血令他战栗；他在夏夜星空下的静

^① 见俄文版《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13卷，第642—643页。

思；他读安徒生童话时惊喜而微妙的感觉……这种抒情话语真实自然地披露了人物心中美好情愫的萌动，把一个在不幸中感悟人生的孩子的形象烘托得更为凸显。书中摹景状物的语言准确、传神，对话语言生活化，又符合人物的年龄和心理。在结构上，素材剪辑灵活，叙事脉络清晰，随着故事主线的延伸，适当加入插叙、倒叙和哲理抒情插白，使小说读起来既酣畅又具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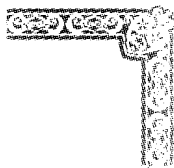
《童年》一书的卷首题词是“给我的儿子”，于此可见作者的创作初衷：这是高尔基留赠给后代青少年的一部“生活的教科书”。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在与《童年》读者的通信中，多次强调此书对苏联青年的教育意义。一九二五年他还写信给当时负责流浪儿教养院的苏联教育家、作家马卡连科：“我希望教养院的孩子们在秋天的晚上读一下我的《童年》，他们会从书中看到，我和他们是完全一样的人，只不过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有了执着的学习愿望，不怕任何困难。我坚信不疑的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①

执着求知，不怕困难，持之以恒。这是《童年》启迪青少年对待生活应持有的积极态度，也是这本“教科书”为我们大家指出的人生真谛所在。

译者

① 见俄文版《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13卷，第642—643页。



—

在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里，就在窗户下面的地板上，躺着我的父亲。他穿着白衣裳，身子特别长，光脚丫子的脚指头奇怪地蜷开着，那双可亲的手静静地平放在胸前，手指是弯曲的；快活的眼睛上紧紧压着两枚乌黑的铜币^①，慈祥的脸孔发黑了，牙齿难看地齧着，让我害怕。

母亲光着半身，穿条红裙子跪在那里，用我平时锯西瓜皮玩的那只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上。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话，嗓音低沉又嘶哑，她的灰色眼睛肿了起来，就像在融化似地滴下大滴大滴的泪水。

外婆拉着我的手，她长得胖乎乎的，脑袋大，眼睛也很大，皮肉松弛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软绵绵的，有趣极了。她也在哭，但哭得有些特别，就像在给母亲很好地帮腔。她浑身颤抖，拉着我，把我推向父亲那边去。我撑着不肯过去，躲在她背后，我心里害怕，怪不自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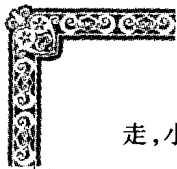
我从来没见过大人哭，也听不懂外婆一遍又一遍说的那些话：

“跟爹告个别吧，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死了，亲爱的，不到年纪就早早地死了……”

我闹过一场大病，刚刚才好。我清楚地记得，生病的时候是父亲高高兴兴地忙着照料我，后来父亲突然不见了，接替他的是外婆这么个怪人。

“你从哪儿来？”我问她。

她回答说：



“从上头，从尼日尼^②，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可不能走，小鬼！”

这真是好笑，让人不明白：这座屋子楼上住着几个染大胡子的波斯人，下头地下室里住着那个黄脸老汉，卖羊皮的卡尔梅克人。从楼梯上可以骑着栏杆溜下来，要是摔倒了，就翻跟头滚下来，这个我很清楚。这跟水有什么关系？全都不对头了，乱七八糟的真好笑。

“为什么我是小鬼？”

“因为你吵人，”她也笑着说。

她说起话来亲切快活又流畅。我从第一天起就跟她好了，现在真想她赶快带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的样子让我发闷。她的眼泪和哀号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不安。我头一回看见她这副模样。她一向态度严厉，寡言少语；她干净整齐，身材高大，就像一匹大马；她的身板很硬朗，手劲大极了。可是现在，她浑身都肿胀起来，蓬头垢面的，很不好看，衣服也全撕破了；原先整整齐齐的头发，就像一顶发亮的大帽子，现在却披散在光光的肩膀上，有些搭到了脸上，而另一半编成辫子的头发，晃晃荡荡，不时触到睡着了了的父亲的脸。我在屋里已经站了很久，她也没有瞧我一眼，只顾替父亲梳头，老是呜呜地哭，哽咽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几个穿黑衣服的庄稼汉，还有岗亭里的警察，一起朝屋里张望。那个岗警生气地喊道：

“快点收拾！”

窗户上用一块深色的披巾做幔子，风把披巾吹得鼓鼓的，就像船帆一样。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坐小帆船玩，忽然打雷了。父亲笑起来，用膝盖紧紧夹住我，对我喊道：

“没事儿，别害怕，洋葱头儿！”

① 俄罗斯旧俗：在死者眼皮上放铜币，让他永远瞑目。

② 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从伏尔加河上游的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城（今高尔基市）来。“尼日尼”，俄语又有“下头”的意思。

这时母亲忽然费劲地站了起来,但马上又无力地坐下,仰面栽倒了,头发散乱一地。她两眼紧闭,苍白的脸变成铁青。她像父亲那样龇出牙齿,用可怕的声音说:

“关上门……阿列克谢出去!”

外婆推了我一把,奔到门口叫起来:

“乡亲们,不要怕,请别碰她,为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啦,上帝保佑!”

我躲到暗角的一只大箱子后面,从那儿看见母亲在地板上扭动和哼哼,她把牙齿咬得格格响,而外婆在她身边爬来爬去,又亲切又欢喜地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忍一忍,瓦留莎^①!……圣母啊,保佑……”

我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上忙乱,不时碰到他,她们又是哼又是叫,而他一动也不动,仿佛还在笑。地板上的忙乱持续了很久。母亲不止一次站起来又倒下去,外婆就像个又大又软的黑皮球一次次从屋子里滚出去。后来黑暗中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哭声。

“谢天谢地!”外婆说,“是个小子!”

她点亮了蜡烛。

我大概在角落里睡着了,后来的事情一点也不记得了。

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二个印象,是一个阴雨天,在坟场上荒僻的角落。我站在打滑的黏土堆上,望着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里。坑底积着好多水,还有蛤蟆,有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盖上。

站在墓边的有我、外婆、浑身淋湿的岗警和两个气呼呼拿着铁锹的庄稼汉。温暖的细雨就像小小的玻璃珠儿,不停地洒在大伙身上。

“盖土吧,”岗警说了一句就走开了。

外婆用头巾捂着脸哭了。庄稼汉们弯下腰,急忙向墓坑里铲土,把坑底的水打得噗噗响。两只蛤蟆跳下棺盖,又往坑壁上跳,结果被泥块砸到坑底去了。

^① 瓦尔瓦拉的小名。



“你走开，廖尼亚^①，”外婆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一扭身挣脱了她的手，我不想离开。

“你真是的，上帝啊，”外婆抱怨道，不知是对我，还是对上帝。她垂着头，默默地站了很久。墓坑已经填平了，她还一直站着。

庄稼汉用铁锹嘭嘭地拍紧坟土。这时吹来一阵风，把雨带走了。外婆拉起我的手，领我从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中间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不哭呀？”从墓地出来后，她问我。“你应该哭一下的！”

“我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那就算了吧，”她小声说。

也真奇怪：我很少哭，而且只是受了委屈才哭，弄疼了不哭。父亲见我流泪总取笑我，母亲则大声斥责我：

“不许哭！”

后来我跟外婆坐马车经过一条很宽很脏的街道，两旁边都是些深红色的房子。我问外婆：

“那些蛤蟆能爬出来吗？”

“不，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上帝保佑它们！”

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像外婆这样经常、这样亲热地说到上帝的名字。

几天后，我、外婆和母亲搭上了轮船，坐在一间小舱里。我那刚出世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用白布裹着，扎了根红带子，就放在角落里的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从马眼睛似的圆鼓鼓的窗户朝外面看。泛着泡沫的浑浊河水，在湿漉漉的船窗外流呀流呀总流不完。有时候波浪溅起来，打到窗户玻璃上，我便身不由己跳下地来。

“别害怕，”外婆说，用她柔软的双手将我轻轻抱起，放回到包袱上。

河水上面笼罩着灰蒙蒙的湿雾。远方露出了一片黑色土地，不

^① 阿列克谢的小名。



久它又消失在雾和水里了。周围的一切都在晃动。只有母亲双手抱在脑后,紧紧靠住舱壁,站着一动也不动。她脸色阴沉、铁青,茫无表情,两眼紧闭,始终不说话,好像整个儿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连她身上的衣服我都认不出来了。

外婆好几次小声对她说:

“瓦里娅^①,你吃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好吗?”

她不说话,也不动。

外婆跟我说悄悄话,跟母亲说话声音要大些,但好像赔着小心,有点胆怯,话也很少。我觉得她有点怕母亲。我明白这一点,这使我和外婆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水手在哪儿?”

她说的话也让人奇怪,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走了进来,他穿着蓝衣服,拿来一个小木匣子。外婆接过匣子,把弟弟的尸体往里放,装好后,伸手端着匣子向门口走去。外婆很胖,要侧过身子才能走出狭窄的舱门,她站在门口为难的样子真好笑。

“唉,娘!”母亲喊道,一把夺过小棺材,和外婆一起走了。我独个儿留在舱里,仔细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乡下人。

“小弟弟死了,是吧?”他弯下腰来对我说。

“你是谁?”

“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呀?”

“是一座城市。你朝窗外看,那就是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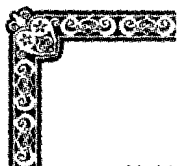
陆地在船窗外移动,黑糊糊的陡岸上雾气腾腾,像是刚切下来的一片大圆面包。

“外婆到哪儿去了?”

“埋小外孙去了。”

“把他埋在土里吗?”

① 瓦尔瓦拉的小名。



“当然是埋在土里。”

我告诉水手，在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几只蛤蟆。他把我抱起来，搂紧了，亲了亲。

“唉，小弟弟，你还什么都不懂呢！”他说。“你用不着可怜蛤蟆，随它们去吧！可怜可怜你母亲吧，瞧她多伤心啊！”

头顶上忽然呜呜地响起来，现在我知道这是轮船在拉汽笛，所以不害怕了。水手连忙放下我，向舱外跑去，一边还说：

“要快跑！”

我也想跑走，于是就出了舱门。昏暗狭窄的走道里没有一个人。离出口不远就是楼梯，踏步上的铜块亮闪闪的。我朝头顶上一看，只见许多人都带着大包小包，显然是要下船的样子，那么我也该下轮船了。

我跟着一群乡下人来到船边，站在上岸的跳板前面。这时候大伙对我嚷了起来：

“这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谁家的？”

“我不知道。”

好一阵子我被人家推来搡去，又扯又摸，终于那个白头发水手来了，他抓住我，对大伙解释说：

“他是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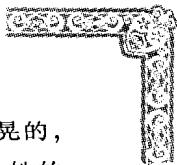
他把我抱起来，跑回船舱，朝包袱上一蹴就走了，临走时伸出指头吓唬我说：

“看我收拾你！”

头顶上的喧闹声渐渐静下来，轮船已经不再颤动，不在水上轰轰地响了。船舱的窗子像被一堵湿淋淋的墙壁挡住，舱里变得又黑又闷，包袱都像胀大了似的，挤压着我，总之，一切都不好。也许要把我一个人永远丢在空轮船上了？

我走到舱门边。门打不开，铜把手转也转不动。我拿起奶瓶子对准把手狠劲一砸，瓶子打碎了，牛奶溅得我满腿都是，还流进了靴子里。

砸不开门，我很伤心，就躺到包袱上小声哭起来，后来噙着眼泪



睡着了。

我醒来时,轮船又在颤动和轰轰响了。船舱的圆窗子亮晃晃的,好像一个太阳。外婆坐在我身边梳头,皱着眉头轻声唠叨着。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厚厚地遮住了肩膀、胸口和膝盖,一直拖到地板上,黑油油的,泛着蓝光。她把地下的头发提在手里,用一把缺齿的木梳子吃力地梳着那一绺绺的厚发。她撇起嘴巴,黑眼睛忿忿地闪着光,她的脸在一大堆头发里变得很小而可笑。

她今天的样子蛮凶的,可是我问她的头发干吗这样长的时候,她又用昨天那样温和的声音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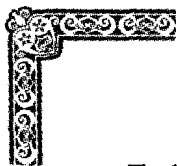
“看来是上帝惩罚我,叫我来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年轻时我夸耀这一头鬃毛,现在老了,我诅咒它!你睡吧!还早呢,太阳才刚刚出来……”

“我就不想睡!”

“好吧,不睡就不睡,”她马上同意了,一面编辫子,一面瞧瞧沙发那边,母亲就躺在沙发里,脸朝上,身子直挺挺像根绷紧的弦。“昨天你怎么把奶瓶打碎了?你小声点说!”

外婆说话有些特别,就跟唱歌似的,她的话像鲜花一样温馨、鲜明、滋润,很容易印入我的记忆。她微笑时,黑樱桃似的眼珠儿显得更大,闪耀出难以言状的愉快光彩,微笑使她快活地露出了雪白坚固的牙齿,尽管黝黑的面颊上有许多皱纹,她的整个脸庞依然显得年轻而有容光。只是那个皮肉松软的鼻子,鼻孔张大,鼻尖发红,使这张脸大煞风景。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鼻烟。她全身都是黑色的,然而从她的内心透过她的眼睛,照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温暖快乐的光芒。她身体伛偻,几乎是个驼子,人很肥胖,但行动敏捷,就像一只大猫,她那软绵绵的样子也像这种可爱的动物。

见到外婆之前,我像是躲在黑暗中睡眠,她来了,把我唤醒,引向光明,用一根连绵不断的线将我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编织成五彩缤纷的图案,她立刻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我最贴心、最理解、最珍爱的人,是她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内心,使我面对困苦人生充满了坚强的力量。



四十年前的轮船行驶得很慢。我们坐了好久好久才到达尼日尼,我记得很清楚,开头的那几天简直美不胜收。

天气一直很好。我跟外婆从早到晚都呆在甲板上,头上是晴朗的天空,周围一派金秋景色,伏尔加河两岸铺上了丝绸锦绣。浅棕色的轮船缓缓溯流而上,轮片懒洋洋地击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隆隆声响,长长的拖缆上系着一条驳船。那灰色驳船的样子像一只甲壳虫。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悄悄移动。周围的景物时刻变换,时刻都是新奇的。青翠的群山仿佛是大地锦袍上的华丽衣褶。两岸的城镇村落,就像是远远端过来的一盘盘甜点心。河水里漂流着金黄色的秋叶。

“你瞧呀,多么好啊!”外婆不住地说,一会儿跑到船这边,一会儿跑到船那边,她容光焕发,高兴得把眼睛瞪得老大。

她常常看着对岸出神,把我也忘记了:她站在船边,两手抱在胸前,面带微笑,不言不语,眼睛里却含着泪水。我扯扯她那黑印花布的裙子。

“什么?”她哆嗦了一下。“我好像打了个盹儿,做梦了。”

“你哭什么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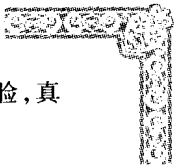
“亲爱的,我哭是因为高兴,也因为上了年纪,”她笑着说。“我已经老了,寒来暑往过了六十个年头了。”

她嗅了嗅鼻烟,开始给我讲稀奇古怪的故事,讲好心肠的强盗,讲圣人,还有各种野兽和妖魔鬼怪。

她讲这些童话时声音很轻,样子很神秘,她弯下腰凑近我的脸,眼珠瞪得大大的,直盯着我的眼睛,仿佛要向我心里注入一种使我奋起的力量。她说话就像唱歌一样,越说越顺口,听她说话真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愉快。我总是听了还要听:

“再讲一个!”

“好,再讲一个。从前啊,有个家神小老头儿,他坐在火炉底下,让一根面条扎进了脚掌,他左摇右摆,哭着喊着:‘哎哟,小老鼠,疼死我啦!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啦!’”



外婆抬起一条腿，双手抱着它悬空摆动，又做出笑人的苦脸，真像她自己很疼似的。

围在旁边的水手们——就是那些和蔼可亲的大胡子乡下人——一边听一边笑，他们都夸奖她，请求她：

“老奶奶，再讲一个吧！”

后来他们说：

“跟我们去吃晚饭吧！”

吃晚饭时，他们请她喝伏特加，给我吃西瓜和甜瓜。这是偷偷给的，因为船上有人不准别人吃瓜果，他会把瓜果抢过去扔进河里。这个人穿的衣服像岗警，也是带铜扣子的，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人家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撇开我们独自呆着。她一直不说话。她那高大匀称的身躯，阴沉铁青的脸孔，王冠似的重重盘在头上的发辫——她整个人显得坚强有力，——现在回忆起来，仿佛都笼罩在一团雾气或透明的云彩里，那双跟外婆一样很大的灰色眼睛，远远从这团云雾中冷冷地直视着前方。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

“娘，人家笑话你们！”

“随他们去！”外婆毫不在乎地说，“让他们去笑，笑个够吧！”

我还记得，外婆看到尼日尼城时，高兴得像个孩子。她拉住我的手，把我推到船边，大声嚷道：

“看哪，看哪，多么好啊！老天爷，那就是尼日尼！看看它，真是神仙住的地方！你看那些教堂，就像在天上飞呢！”

她央求我母亲，差点没哭出来：

“瓦留莎，你看看吧，好不好？也许你把这地方忘了！你就高兴高兴吧！”

母亲苦笑了一下。

轮船停泊在这座美丽城市对面的河心里，河上挤满了大小船只，竖着好几百根尖尖的桅杆。一条大舢板载着许多人划到轮船边，用钩杆搭住放下来的跳板，舢板上的人一个接一个登上甲板。快步走



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小老头，穿着长长的黑衣服，长着赤金色的大胡子、鹰钩鼻和一对绿色的小眼睛。

“爹！”母亲用粗大的嗓门叫了一声，就向他扑过去，他搂住她的头，用通红的小手急忙抚摸她的脸，尖声喊道：

“怎么啦，傻丫头？啊！这就对了……唉，你们呀……”

外婆像陀螺似地团团转，她好像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亲吻过了。她把我推到大伙面前，匆忙地说：

“喂，快点！这是米哈伊洛^①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两个是表哥，都叫萨沙，还有表姐卡捷琳娜，都是咱们一家的，看看有多少人！”

外公问她：

“你身体好吗，孩子他娘？”

他们亲吻了三下。

外公把我从人堆里拽出来，摸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谁家的小孩呀？”

“阿斯特拉罕上来的，船舱里跑出来……”

“他说什么？”外公问我母亲，没等她回答，就推开我说：

“颧骨像他爹……都下船吧！”

我们这群人上了岸，顺着一道铺有大卵石的斜坡往上走，两边高高的陡坡上，野草枯黄，都被人踩平了。

外公和母亲走在最前面。他个头只到她的肩膀，迈着碎步走得很快，母亲居高临下地看他，身子仿佛在空中飘移。跟在他们后边的是两个舅舅：黑头发梳得溜光、像外公一样干瘦的米哈伊尔和浅色鬈头发的雅科夫；还有几个穿鲜艳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小孩，这些孩子都比我大，都很斯文。我和外婆还有小个子舅妈纳塔利娅一块儿走着。苍白脸、蓝眼睛的舅妈挺着老大的肚子，走走停停，气喘吁吁地小声说：

“哎哟，我走不动了！”

^① 米哈伊尔的小名。